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八回 使心用意來行刺 安排巧計等拿賊

且說邢如龍、邢如虎，這就叫多事。皮虎一施展這趟滾堂刀，二人真魂都嚇住了。皮虎這一趟刀，是有高明人傳授。他還有一個哥哥，叫三尺神面妖皮龍，兩個人是一般高的身量。皆因他二人身矮力小，他師傅才教給他們一手功夫，每一施展這個招兒就搶上風，非有大行家方能破得。他們就這滿地一滾，可有門路，全仗肩、肘、腕、膀、膝沾地，橫著把小刀子在那膝蓋下或紮或砍，要是碰上，雖然不能死，也得殘廢。此時邢家弟兄，撒腿就跑。皮虎說：「我當你們有多大本領，替別人充勇，我定要追你二人的性命。」皮虎苦苦直追。邢家兄弟一直撲奔正北，跑來跑去，好容易前邊有一座樹林，二人進樹林，也不敢站住。皮虎腿短，跑得卻快，眼看就跟進來了，邢如龍就知道不好，跑又沒他快，動手又不是他的對手，只可拚命奔跑。皮虎將到樹林當中，不提防由正西來了一塊石子，正打在右腿節骨上，嘍咚一聲，栽倒在地。邢如虎回頭一看，皮虎躺在地下了，叫道：「大哥，這廝摔倒了。」二人忙跑回來要剝皮虎。皮虎他不知被哪裡來的一塊石頭打了一個跟頭，自可認著喪氣，一癱一點地跑出樹林，直奔東北逃去了。邢家弟兄也不□分追趕，也是納悶，不知道他怎麼栽了一個跟頭。就是智化見皮虎與邢家弟兄一交手，倒覺著高興。這叫作鷸蚌相爭，漁翁得利。要是皮虎殺了邢家弟兄，省得自己上開封府去了，若是邢家弟兄殺了皮虎，地方上除去一個禍患。不料邢家弟兄敗下去，後來皮虎苦苦的一追，轉眼間一看，變出兩個皮虎，再看就看不見了。智化正心中納悶，就見皮虎一癱一點跑出來，邢如龍、邢如虎在後面緊追，追趕沒多遠，也就不追了。邢如龍說：「我們這就是萬幸，管閒事，差一點沒廢了性命，咱們這一路上可什麼事情也別管了。」智化隱住身子，看著二人上了坐騎，揚長而去。智化仍是在後面跟著，一路無話。到了風清門進城之後，見日已西墜，找一個小店，吃過了晚飯，寫了個東帖。等到二鼓之半，帶上刀，揣好東帖，出屋將房門倒帶，縱身上房，出離店外牆，由城牆上去，由馬道下去。到開封府，正打三更，躡牆進去，找尋包公的書齋。原來包公已沉沉睡去，屋中半明不暗點定一盞燈。智化把窗櫺紙擱了一個窟窿，往內窺探，見案桌上燈燭花結成心，李才扶桌而睡。智化暗歎：總是包公造化不小，鬼使神差，我要不同張龍行走，怎知此賊前來行刺。暗暗把門一推，並沒拴著，把帖掏將出來，往八仙桌子上一放，轉身就走，仍將雙門倒帶。

智化一走不大要緊，把包興兒嚇著了。這天包興叫李才支更，恐他貪睡誤了事情，又再三囑咐，李才說：「我絕不睡，哥哥你歇息去罷。」包興到外間放倒頭和衣而臥，睡到四更，猛然驚醒起來，疑著李才必然睡熟，慢慢下地，扒著裡間屋子門縫，往裡一看，果然李才睡去。就進去在李才身背後輕輕拍了他一下，李才由夢中驚醒。包興說：「你還是睡了罷？」李才說：「沒有。」包興說：「你還沒睡？多是嘴硬。」李才說：「情實沒有，我剛一眯胡。」包興說：「燈花那麼長，你還一眯胡呢！」李才說：「覺著剛一閉眼。」包興一回頭，見桌子上有一個半全帖子，問李才這個帖子是什麼人遞進來的。李才說：「不知道哪！許是先前就有的罷。」包興道：「胡說。」包公睡醒問道：「什麼事先前就有的？」包興、李才二人彼此害怕。包興過去，先把幔帳掛起。包公披衣而坐，問道：「什麼物件？」包興不敢隱瞞，說：「桌子上有一個半全帖子，門戶未開，不知什麼人投進來的？」包公說：「呈上來我看。」李才執燈去了燭花，包興呈帖子，包公接將過來，展開一看，上面寫：「天生無妄之人，有無妄之福，就有無妄之禍。相爺忠君愛民，盡有餘力。明日晚間，謹防刺客臨身。門下慕恩人叩獻。」包公看著上面言語，心中暗暗付度，事情來的奇怪，把旁邊包興、李才嚇的渾身亂抖。包公並不理論此事，叫將此帖放在書案之上。包公起來，淨面整服冠，吩咐外廂預備轎馬。包興伺候包公入朝。可巧這天早朝無事，不必細說。包公下朝，用了早飯，飯畢吃茶，又辦理些公事。天交正午，包興、李才心中捏著一把汗，明知今晚間有刺客前來，先前有展護衛在衙門中，有壯膽的。如今開封府乏人，焉有不怕之理。見相爺卻不提說今晚之事，包興疑為把此事忘了，又不敢過去提，李才望著包興使眼色、努嘴，教他提起昨晚之事，包興搖頭，也是不敢說，無奈何搭訕著給相爺倒了一碗茶，才低聲說道：「晚間那個東帖」還要往下說，包公瞪了他一眼，哼了一聲，把他那半截話也嚇回去了，諾諾而退。包公性情永遠不許提刺客二字，包公總講，忠臣招不出刺客，總是貪官污吏才能招出此等事。包公自己正大光明，又無虧心之事，見智化東帖，毫不在意。

此時天已過午，包公午歇。包興趁著這個工夫，將東帖袖出來，告訴李才別離老爺左右，伺候聽差，我出去教他們晚間防範捉拿刺客。李才答應說：「很好，你快去吧。」包興出來，由角門奔校尉所，啟簾進室，見了王朝、馬漢。王、馬二位趕緊站起身來，說：「即官老爺請坐，今天怎麼這樣清閒自在？」包興說：「我是夜貓子進宅，無事不來。你們這差使所管何事？」王、馬二人齊說道：「我們所有不明白的差使，望即官老爺指教，怎麼今天倒問起我們來了，豈不是明知故問麼？」包興道：「怕你們不知所司何事，我好告訴你們。」王朝說：「侍候御刑，站堂聽差，侍候上朝等事。」包興又問：「還有何事？」回答：「捕盜拿賊。」包興說：「你們還知道捕盜拿賊那？把賊拿在衙門來行刺來了。」王朝問：「何出此言？」包興說：「你看。」王朝接將過來一看，嚇的膽裂魂飛，說：「此物從何而至？」包興就將昨天晚間之事，對著他們細說一回。又問：「別位護衛老爺又不在家，你們二位看看怎麼辦好？」王朝說：「我即刻派人，晚間在包相爺兩旁埋伏著拿賊就是了。」包興說：「你們也曉得，相爺若有舛錯，我們該當什麼罪過。」王朝說：「這個我們知道。你老人家請回，伺候相爺去罷，我們晚間預備。」包興把半全帖拿將過去，回內不提。王朝、馬漢叫韓節、杜順兩個班頭到裡面，就將昨天晚間有人送信，說今晚間防備刺客的話說了一遍。兩個班頭一聞此言，急速出去，挑選伙計，俱要手靈眼亮、年輕力壯之人。當日晚間吃畢晚飯，各帶短刀、鐵尺、繩索等物進來。王朝、馬漢過來，點了點數目，共四□個人。叫他們提上燈籠，俱用柳罐片蓋上，用的時節把柳罐片摘下來，立刻就亮了。王、馬二位，也忙著吃罷晚飯，帶領四□個差役和二名班頭，慢慢進了包公住居的跨院。就在書房前面，另有三個西房。王朝在東，馬漢在西，每人帶了二□一個人，用香頭火把窗戶紙戳出梅花孔，分一半人，往外瞧看，恐防困倦，到時節再換那一半人。包公在書房之內，聽著外邊有些動靜，明知道他們防範刺客，也不攔阻他們，自己拿一本書，在燈下觀看。包興、李才兩個人也有防範。此刻有二鼓多天，包興約會李才，先把書房隔扇閉好，後又將橫門上上，從那邊搭過一張八仙桌子預上，桌子上又放著一把椅子。包興低聲告訴李才說：「當初聽白玉堂說過，要是大行家，早也不出來，晚也不出來，等至三更天前後才來。他們要是進來，就從這橫帽子上進來，我站在桌子上面椅子上看著。賊要一爬橫帽子，我就先看見了。我要看見，我好喊叫他們拿賊。」李才說：「哥哥，到底是你有招兒。」包興說：「什麼話呢！咱們守著高明人，聽他們講究過。」說話之間，忽聽外面正打三更，包興說：「到時候了，我們上去罷。」包興爬上桌子，又上了椅子，站在桌子上面，夠不著橫帽子，上了椅子，又太高了些，只可彎了腰，把橫帽子撕了一個洞，往外看著。李才上了桌子，把隔扇開了一個大孔，趴著往外直瞧。包公正在燈下看書，聽著他們在那裡踢踏嘍咚，也不知作些什麼，抬頭一看，倒覺好笑。笑的是他們膽子又小，又是義僕的氣象，總怕老爺有失，真要是本事刺客，他們擋得住嗎？

開封府的事，暫且不提。單說兩個刺客，頭天進城，到□字街下馬，打聽雙竹竿巷李天祥的宅子，到了門首，說明來歷，門上有人回稟進去。不多一時，李天祥的兒子李暉說請。二人把馬上包袱解下來，有人帶路，來至內書房，見了李公子要行大禮。李暉把他們攔住，知道是天倫派來的人，不敢怠慢。問二人名姓，他們將姓氏名字，怎麼來歷，一一說明，又將書信往上獻。李公子接過來，拆開看明書信，置酒款待二人。次日晌午，邢如龍、邢如虎換上李天祥家人的衣服，奔開封府趟了一回道，俱都看明。復又回到李家，用了晚飯。到二鼓之半，李暉問二位壯士所用何物。二人齊說：「就用油綢子一塊，再用包袱一塊，我們兩個人殺了包公就不回來了，拿著他的腦袋去見老爺去了。」李公子說：「但願二位壯士大事早成，二位高官得做，駿馬得騎。」二人換上夜行衣靠，將白晝的衣服盡都包好，隨身背起。待殺了包公，躍城而過，明天走路之時就可換上白晝衣服。收拾停妥，李公子每人敬了三杯酒，說了些吉祥好話。正打三鼓，二人出屋，轉眼之間，躡上房去，一溜煙相似，二人蹤跡不見。李暉心中想道：二人此去，

大事必成。單說邢如龍、邢如虎直奔開封府，一路並沒遇見行路之人，到府牆根下，縱身躡上牆去，由上面躡到院中，尋找包公臥房。二人往兩下一分，東房上一人，西房上一人，躡在前坡，趴在房瓦之上，瞧看屋中，二人一怔，見屋內燭影照定，有人趴在橫楣子上，還有人扒著隔扇往外看。二人正在猶疑之間，腿腕子全叫人揪住了。扭頭一看，每人身後一個人，將他們揪住，不能動轉。要問拿刺客這兩個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